

“沟通土洋”： 萧乾的对外汉语教学记

李丽

中国现代作家萧乾曾在回忆录中说：“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。”他这里所说的副业指的是汉英翻译。殊不知在英国教授汉语这一段不太为人所熟知的经历，也是萧乾“沟通土洋”生涯中，一抹不该被忽视的斑斓。



萧乾1939年摄于伦敦。
来源：百度

多样化教学实践 实现教学相长

萧乾说：“我从1930年在北京就不断教西方人华语。他们最欢迎北京人教。因为四声发音准确，尤其喜欢懂得英语语法的北京人。我教过大使馆参赞和洋商。当时还协助一位丹麦女汉学家孟泰夫人译过几卷《东华录》……”

萧乾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可以用“多样化”来概括，他的教学不拘泥于课堂，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一的语言辅导。比如说，他给外国客人当导游，在陪同游玩的过程中教授这些人汉语，顺便也普及点中国文化，介绍些风景名胜。这些客人中，有美国小说家马尔匡，有已故捷克汉学家蒲沙克等。再比如，他通过书面翻译、口头阅读讲解经典文集的形式教授汉语。

这里不得不专门提及和萧乾一起编辑《中国简报》的美国人。这个美国青年名叫威廉·阿兰，起先在北京跟萧乾学习北京话。后来，阿兰迷上了这个东方古国，还决定将母亲给他用来在亚洲旅行的旅费，悉数用来办一个介绍中国的刊物。于是，阿兰和自己的汉语老师萧乾一拍即合。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，1931年6月1日《中国简报》周刊问世了，发行人是威廉·阿兰，文艺版主编是萧乾。萧乾的具体工作是写一些有关中国新文艺如鲁迅、郭沫若等作家作品的介绍，并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，向西方英语世界予以介绍推送。

虽说彼时的萧乾因生计所迫，不得已才充任了“对外汉语教师”这一职业角色。但是他

凭借自己深厚的中英文功底，在开展汉语教学活动的同时，也积极试笔，成功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历史、文学、语言和文化，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样态，也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英语水平和文化识见。可以这么说，萧乾在汉语教与学的积极互动中，在与“学生们”一起读经典、写文章、编杂志的多样化过程中，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。

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 与对外汉语教学结缘

1939年初，作为香港《大公报·文艺》副刊的编辑，萧乾正在滇缅边境从事战地报道工作。初夏回到香港后，在厚厚一摞信件中，萧乾发现一封由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寄来的邀请函，希望萧乾能前去任讲师一职，教授现代汉语，待遇是年薪250英镑，旅费自备，先定一年合同。由于条件太过苛刻，萧乾本打算放弃。当时主持香港《大公报》的胡霖社长听闻之后，承诺垫付旅费等资金，条件是写几篇欧洲战地通讯，这才得以成行。

1939年10月萧乾抵达伦敦，在东方学院教中文直至1942年夏。关于在英国汉语教学的经历，萧乾着墨不多。在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上，萧乾基本上是沿用“前任”老舍1924至1929年在东方学院时，所参与编纂的课本《言语声片》系列对外汉语有声教材，其中包括老舍亲自录音的会话部分。

从老舍执教起，东方学院就是实用性和商业化的。学院以学生为中心，尽量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，且对于学员来者不拒。老舍当年的教学对象几乎没有任何限制：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，下至十几岁的男孩女孩，只要交学费，就能入学。能够成班上课的有军人和银行里的练习生。军人既守规矩又很用功，因为政府对于军人的汉语要求非常高。至于银行的练习生，只是来混个资格。

萧乾在老舍离任后10年才来到东方学院。当时正值二战，英国青年已应征入伍，所以萧乾教的大多是超兵役年龄的“老学生”。据萧乾描述，日常的汉语教学一般是个别讲授：比如教一个苏格兰化肥厂的厂主，他把学点中文当作一种高尚消遣；再比如教一个觉得懂点中文对将来做主妇有用的姑娘。

萧乾曾详细介绍过自己在1941年，为贵格会40名英国青年志愿救护队进行汉语培训的情况。这批年轻人都是信仰上的反战主义者，不愿意上战场打仗，英国政府只好让他们从事些非战斗性的工作。他们志愿去中国战场从事救护工作，走之前来东方学院参加汉语学习速成班，为期约40天。教学地点是由贵格会提供的场所——伯明翰郊区的一座仓库里，战时教学条件艰苦由此可见一斑。

教学内容方面，萧乾没有提及学院要求针对特定教学对象开设专门性的语言课，但是他也表示，教授语言之外，还得根据要求做一些有关

中国地理、历史等方面的粗浅介绍。另外，尽管手头有现成的教学材料，萧乾也必须针对学生实际需求，有的放矢地开展教学，拿那些准备入华从事救护工作的反战主义者来说，教授一些基本的医疗救护方面的汉语词汇是必不可少。

日常汉语教学之外 向世界“推荐中国”

关于教西方人，特别是英美人汉语的方法、经验方面，萧乾作过专门的论述。他认为直接教学法最有效：就是一上来师生就讲所学的语言。由于语法学习相对困难，萧乾还专门强调，对于已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，比如伦敦大学的这些汉语学习者，“有时借用一下西语的语法还是条捷径”。在萧乾看来，学习汉语语法，完全可以比照英语语法来进行理解和疏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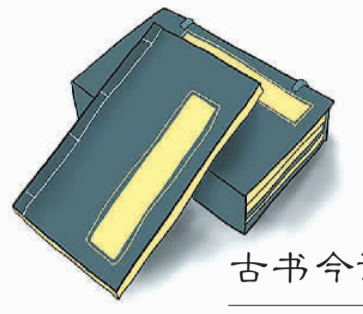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现代中国早期置身海外的汉语教师，萧乾跟老舍一样，在伦敦大学期间，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汉语教学工作，也在教学之余积极开展语言文学讲座，参加各类社会文化活动，借助广播电视、书籍出版等媒介，积极地向世界介绍和宣传中国。

1942年，教了3年汉语的萧乾，辞掉了东方学院的工作，赴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。1944年6月，由于工作原因，萧乾终断了在研究生院的学习，做了专职战地记者，并于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回到中国。至此，萧乾正式脱下了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业外套。

萧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教学的那段经历，以及其为中国语言文化的海外传播所做出的种种努力，给后来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。萧乾有刻苦努力的学习精神、有扎实深厚的语言文字修养、有丰赡系统的古今中外文学知识、有创造文学作品和特写战地通讯所练就出来的熟练的中文写作水平，还有自如转换的中英文互译能力等，这些都是成就萧乾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重要条件。

不过，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萧乾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。因为有这样的情怀，他才会听到同吃同住、朝夕相处的40名贵格会救护队员学生说：“中国人素来是爱和平的……我们愿意为中国做点事。”便怀着感激之情，“就中国的语言、史地、风俗习惯，尽我所能地介绍给他们”。有此等情怀，又怎能担心成不了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呢？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）



古书今读（七）

古书有陷阱（上）——好多讳得避 在东汉 庄子为啥改姓严？

熊建

诸子百家中，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谁？

相信对中国文化略有了解的读者一定知道答案，是老子、庄子，合称老庄。但要是换成东汉时期的读书人来回答，他会说是老子、严子，合称老严。

您要是反驳他，他就会拿出班固写的《汉书》来说，您瞧，这么权威的书记写的就是“老严之术”啊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班固错了？他是明知故错。因为这里面有个避讳的问题。颇为赏识班固才能的皇帝汉明帝，叫刘庄。“庄”这个字既然被皇帝起名字用了，那就被皇上垄断了，天下的书籍中，就不能有“庄”字了。你庄周的哲学再玄奥也没用，名字得改了。为啥改成“严”字？庄严，庄严嘛。

同样的道理，楚汉相争时，劝说韩信脱离刘邦自立为王的那位谋士，史书里写的是蒯通，其实人家本名叫蒯彻。皆因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叫刘彻，你个小小的谋士，就得改名。为啥改成通？通彻，通彻嘛。

还有，今天我们称湖北为荆楚大地，楚好理解，楚国故地大部分在湖北，但为啥前面要加一个“荆”字？唐朝学者张守节解释了，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（前281年—前247年）叫嬴子楚，所以秦国要避开这个“楚”字，把楚国称之为荆。后来秦一统天下，以荆代楚成了全国的共识，后世也就荆楚并举了。

这就是避讳。民国以前，人们在写文章时，不能直接写当代君主的名字以及他所尊重的人比如父母的名字，同音字也不行，必须避开。不然轻则抓，重则杀。乾隆就因此杀过多人。事关人头，因此甭管什么人名、地名、官名、俗用语、寻常物名称等等，都得避开皇上一家的名讳。流弊所及，一些作威作福的地方官，也要治下的百姓避他的讳。

有个俗语叫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，出自陆游的笔记，讲的是宋时有个州郡太守叫田登，为人跋扈专制，不许州内的百姓在谈话时说到任何一个与“登”字同音的字。结果元宵到了，本来大家要放灯，他让人贴出告示说：“本州依例放火三日。”成为笑谈。

避讳为中国特有的风俗，起于周，成于秦，盛于唐宋，直至明清。其弊端显而易见，把古书弄乱了，一些地方让人看了不明所以：看见“端月”不知什么意思，殊不知是避秦始皇嬴政的讳，正月改端月；看见一本记录晋朝历史的书叫《晋阳秋》，名字太怪不知怎么理解，殊不知是晋简文帝的母亲名字里有春字，人家本来叫《晋春秋》；看见一物叫“金樱”不知是什么东西，殊不知是避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国王钱鏐（音同刘）的讳，此物原来是石榴……

不过，避讳造成古书混乱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若反其道而用之，则可以解释古书中疑涩不通的地方，还可以辨别古书的真伪和著作时代。因为避讳的字，各个朝代都不一样，不啻为特定时代的标志。比如，某人的功名里出现“茂才”了，一般就可以肯定是东汉时期的著作——为了避讳汉光武帝刘秀的名字，把“秀才”改为“茂才”。

可能有读者朋友会问，这么多避讳的陷阱，太烦了，怎么才能从根本上避开？有个捷径，看元代的书。元代帝王不管怎么评价，在避讳问题上，个个看得开：我们全家的名字，没什么可忌讳的，大家随便用。

书中情

何孜慧（16岁）



记得小学四年级那年上中文班，放学后老师突然叫住我，说：“同学，你等一下再走。”说完就递给我一张中国文化才艺比赛报名表。

老师说：“你会弹琵琶，报名试试吧？”填完表，老师又说：“要不也报作文比赛试试？”

比赛当天，我抱着琵琶参加了比赛，结果没能拿到奖。同样，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参加了作文比赛。1个月后，妈妈接到一个电话，她告诉我说：“你呀！作文比赛拿了季军。”来年，我又报了同样的比赛，琵琶比赛又没能拿奖，但是我参加的九、十年级的作文比赛拿了冠军。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后来，我明白过来了。我取得的这些成绩都归功于我的爷爷。从读幼儿园开始，爷爷总是给我讲故事，当时我还很好奇，为什么爷爷肚子里总有那么多讲不完的故事。这个谜团在我上小学认字时解开了，爷爷喜欢买很多很多的书给我，培养我对阅读的兴趣。这些书都无法满足我的时候，我便去爷爷的书柜找书看。看了爷爷的书才明白，原来这些说不完的故事全部都来源于这些书。那时候的我个子太小，能取下爷爷的书，却归不了原位。就在我以为爷爷会责怪我时，爷爷却拍了下桌子说：“好！”某年我生日那天，爷爷送了我一本冰心奶奶的《寄小读者》。到现在，我翻开这本书还是很有新鲜感。

我的爷爷在书堆里长大。他小的时候，家附近有一家租书铺。爷爷总是省下自己的早餐钱去租书。直到有一天，太奶奶不再给爷爷零花钱了，爷爷就去租书铺的老板，问老板可不可以让他到书铺里打工，报酬是可以免费看书。老板答应了。从此，爷爷每天放学到租书铺干活，干完活就看书。

听完爷爷的故事，我很有感触。感谢爷爷从小培养我爱看书的习惯，到现在，我的床头还是会摆两本书，睡前看一看。书本的世界缤纷多彩，我现在仍在这个世界中继续探索。
（寄自加拿大）

俄罗斯青年大卫：搭建中俄文化交流之桥

吴鹏娟

2014年“汉语桥·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”全国总冠军、北京市旅游形象大使、《世界青年说》节目嘉宾……这些都是来自俄罗斯的罗维卫的头衔。相较于他的正式中文名字，他的另一个中文名“大卫”更被人所熟悉。

从2011年到中国读书算起，大卫在中国留学工作已近10年。他参加论坛、上节目、开公众号……为促进中俄文化交流尽己之力。

开公号促进中俄青年了解

“您正在收听的是——晚安卫。晚上好，亲爱的朋友们……下一个季节就是春天，它离我们不远了……”12月1日，大卫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“来自俄罗斯的大卫”发布了他用中俄双语录制的第1380夜的问候。

大卫在关于微信公众号的简介中如是介绍自己——热爱中华文化的俄罗斯小哥，开设微信公众号旨在分享多语言学习经验、留学趣事，进行跨文化交流及汉学交流。

大卫还记得，2017年1月，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开了“晚安卫”，每天晚上以简短的语音分享自己的心情，并在结束时用中文和俄语和大家道一

声“晚安”。谈起开设“晚安卫”的初衷，大卫坦言是为了回馈支持者。“我常常从别人的分享中受益，但我没办法和身边的朋友以及粉丝，挨个去分享自己的想法，所以就开了‘晚安卫’。”大卫说。

在微信公号中，大卫除了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日常生活状态，也常回答粉丝朋友的一些语言学习困惑、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语言学习方法以及回答关于俄罗斯文化的问题。例如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和俄语中的“了”进行对比学习，为大家讲述中俄两种语言中的系动词使用等。

感知中国传统文化

在中国的这些年，大卫在各种身份之间自由切换。作为来华留学生代表，他参加过金砖国家青年对话等活动；作为汉语学习的佼佼者，曾受邀担任《汉教英雄会》主持人、第十三届“汉语桥”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评委等。

在第十九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，大卫还当了一次出题官，热爱书法的他给同学们带来了一道跟书法有关的考题。

尽管各种活动占用了大卫的不少时间，但他从未停下学习的步伐。在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《中华好诗词》等中国传统文化类节目竞赛中，他的表现令观众惊艳。

大卫注意到，近些年来，参加中国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。“这说明大家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，还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。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魅力，值得投入其中，慢慢感知和体会。”大卫说。

推动中俄民间交流

如今，在不少中国年轻人的眼中，一口流利的中文、一手端正的毛笔字、一肚子“墨水”的大卫当得起“中俄民间交流使者”。

“这几年，虽然中俄两国关系友好发展，但中俄民间交流发展空间还很大。”大卫说，“两国的年轻人可以进一步了解，文化交流也可以开展得更加深入。”

大卫注意到，如今，中文在俄罗斯逐渐成为越来越流行的语言，然而俄罗斯年轻人对中国的电视、音乐的了解远远不够。“同样地，中国年轻人对俄罗斯当代的作家、电影等的



大卫近照。

了解也不够。”大卫如是说。

虽然在北京语言大学读本科期间，大卫曾成立过俄罗斯学生会，经常组织一些活动让中国小伙伴们更多地了解俄罗斯，但是大卫坦言，自己能够做的还是有限，“中俄民间交流，还有很多事可做”。

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，大卫也在考虑如何规划未来。他曾经想过读博深造，但是疫情打乱了计划。现在的他想要借此机会让自己停下来沉淀一段时间，为未来做好充足的准备。